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 第一一六回 謀補缺觀察入都 受苞苴奸奴作弊

卻說康觀察自從他老太爺死後，在家裡頭守制三年。這幾年裡頭也不知開了多少希奇古怪的頑意兒，早把他老太爺的一份家資去了□分之五。康觀察想著，盡著這般的坐吃山空，也不是個長局；算來算去，只有還是去做官。自己本來捐了個候選道在身上，不如趁著自己年富力強的時候到官場裡頭去混一下，或者混得出什麼好處。打定了主意，便帶了幾萬銀子的匯票趕進京來，揀了楊梅竹斜街的一家高升店住下。先拜了幾天同鄉，要想找個門路，卻一時找不出來。康觀察□分焦急，便有幾個同鄉京官和他說道：「你要找門路，不用到別處去混找，只要去找吏部的書辦；找到了和他商議，沒有不妥當的。」看官聽著，原來這個各部的書辦，京城裡頭人都叫他作部辦，最會營私舞弊，納賄招權，差不多比那各部尚書的權柄還要大些。你道這個是什麼緣故呢？一個小小的書辦倒反比尚書的權柄大些，這句話兒講出去給人聽了，那一個肯相信，豈不是在下做書的有心說謊麼！原來這個裡頭另有一個自然的道理在內，並不是在下做書的平空掉謊。看官們請休性急，待在下做書的一一道來。

那各部尚書雖然權重，卻都是由別處調來的，三年也是一任，五年也是一任。

部裡頭情形不熟，辦起公事來也就只好將就些兒。這班部辦卻是世世代代世襲下來的，從小的時候就把本部的歷年檔案，記得爛熟在肚子裡頭。那些部裡頭的司官，那裡有他這般本事！我們中國的向例，辦起公事來都要照著例案辦的；沒有例案可援的，便要請旨辦理。每每的堂官接了一件公事，便交給那班司官，叫他援例辦理。

司官那裡記得部裡這些檔案，就只好來請教這班部辦了。這班部辦趁著這個當兒，便上下齊手的作起弊來。譬如這件事情部辦已經得了賄賂，明明可以駁斥的，他一定要想著法兒引出一個例案來叫你核准；要是這件事情部辦沒有得到錢，明明可以批准的，他也一定要找出一個例案來叫你駁斥。你想，一個部裡頭歷年案卷堆積如山，也不知有多少，除了這些部辦，別人那裡記得盡許多！那怕你一樣的兩件公事，同是一天的日期，同是一般的情節，他得了這一邊的錢，就拉出某人某人的舊案來照例核准；那一邊沒有走他的門路，他就有本事又去拉出某人某人的舊例來平空駁斥。那班司官只圖省事，那裡還去管他們的得賄不得賄，作弊不作弊！那班堂官又都是屍居餘氣的，過得一天，便是兩個半日。就是明知道他們在外面作弊，無奈本部辦公都仗著這班部辦，一天也離不了他們，也就只好眼開眼閉的裝著糊塗，不去多管。看官，你道這些部辦可利害不利害！

在下做書的做到此間，便又有一位友人不相信在下的說話，對著在下說道：「你這個話兒我就有些信不過。那部辦不過是部裡的一名書吏，那裡就會這麼利害起來。就算那些尚書、侍郎不知本部的情形，不熟本部的例案，那班司官也有二三□年還在一個部裡頭當差的，難道就沒有一個熟悉例案的麼？」

在下做書的聽了笑道：「你的話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你也細細的想一想這個裡頭的情形，再說別的。你想他們那班部辦，從小兒不做別的事情，只捧著這些例案，當他四書五經一般死命的揣摩簡練，還有父兄在那裡細細的教他，自然的熟能生巧，好像是他們的看家本事一般。至於那班司官，從小兒先要揣摩八股，又要學些詞章，還有什麼策論表判的，已經鬧得他一塌糊塗的了。再到後來中了個進士，分了個部曹，他心上又在那裡算計如何如何的鑽謀外放，如何如何的打點升官。成日成夜的把那一團卑鄙勢利的思想橫放在肚子裡頭，連那以前沒有做官之前藏在肚子裡頭的一點心，都汨沒得乾乾淨淨的了，那裡還有工夫來留心這些事情！況且他們那些司官們在部裡頭當差，那一個不想放個外官？那一個不想高升上去？不是打算一生一世在部裡頭混的。比不得那些部辦，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；吃的也是本部，穿的也是本部，用的也是本部。有百年的部辦，沒有百年的堂官和司員。你只要細想一想，就明白這個道理了。」

那位友人聽了在下這一番說話，低著頭想了一想，便道：「照這樣的說起來，一個部裡頭只要用個部辦就夠了，又何必什麼尚書、侍郎呢！」在下做書的聽了，歎一口氣道：「我們中國的事情向來如此。你認著那些尚書、侍郎大人先生有什麼出類拔萃的大本領麼？只要有部辦的學問，已經是好的了，那班不如部辦的還多得狠呢！就是如今的那班地方州縣，難道一個個都是熟悉民情、諳練吏治的麼？官場袞袞，宦海茫茫，我們又何從說起呢！」在下的那位友人也就長歎一聲，默然不答。

如今閒話休提。只說康觀察聽了同鄉的話兒，便同了一個同鄉的內閣中書叫做張伯華的，同著他去找到了一個有名的部辦，姓劉，號叫吉甫，住在繩匠衚衕裡頭精緻的一所宅子。康觀察到了門前停了車，心中想道：「這所宅子倒像個什麼一二品大員的住宅，若不講明了是個部裡的書辦，外面那裡看得出來？」想著，等了一回才請了他們進去；在一個客廳上又等了好一回，方才見這個劉吉甫匆匆的走了出來。見了張伯華笑道：「咱們多日不見了，一向可好？」張伯華連忙立起來。康觀察也跟著和他客氣了一陣。

劉吉甫略談了幾句，便問康觀察道：「咱們一向少親近得狠，今天同伯華兄光降，不知有什麼見教的事情沒有？」張伯華便道：「這位康已翁有件事兒，要奉求你老哥和他想個法兒。老哥如不嫌褻瀆，請屈駕到飯莊子上坐一回兒，我們好慢慢的商議。」劉吉甫笑道：「不瞞你老哥說，兄弟今天還有些窮忙，不能出去。那飯莊子上的飯也沒有什麼吃的。我說句放肆的話，今天你們兩位既然賞我兄弟的光，竟請不必客氣，就在這裡吃個便飯。不過沒有菜，簡慢些兒。」康觀察還沒有開口，張伯華知道劉吉甫的性情向來爽快，便也點頭答應。

劉吉甫說了幾句話兒，就說一聲「失陪」，竟自走了出去。出去了好一回方才進來。張伯華便把康觀察的來意和他說了一遍，又說：「這件事情總要請你老哥推我的情，幫個忙兒。至於謝儀一節，只要請你老哥吩咐一聲，自然如數送過來。」

說著，早已擺上飯來，四盆四碗，還有一壺酒，雖然樣數不多，卻□分精緻可口。

劉吉甫讓他們坐下，一面吃著，一面細細的盤問康觀察的捐官是在那一案的，什麼年分，交了多少銀子？康觀察一一說了。

不一時吃完了飯，大家洗漱已畢，只見劉吉甫側著個頭，口中不知念些什麼，又輪著指頭算了一會，忽然笑道：「果然早得狠呢。」便對康觀察笑道：「依著你老兄的這個班子，若要照例輪選起來，只怕還要好幾年呢！如今在你前面還有四個壓班的。要等這四個都選了出去，方才輪你等著。這還是沒有岔子的說話。要是半路上跑出一個壓班的來，那就還是一個不中用。如今外省道員出缺的又很少，就是出了缺，又都是一次部選、一次外簡的，像你這個班次，只怕三年五載候不著也不算什麼。」

康觀察聽了心上著急起來，便和張伯華附耳說了一回，叫張伯華托他設法。張伯華正要開口，只聽得劉吉甫慢慢的說道：「這個道缺，比不得什麼州縣；事情大了，上頭的一班堂官們在這個裡頭也很留心。今天要是換了別人來和我講這個話兒，我兄弟也不是輕易答應的；無奈我和伯華兄相識多年，難道說這點兒情面都沒有？」

在你們兩位老兄分上，做兄弟的自然要和你們兩位設法效勞。依我看起來，只要把你老哥的名次和那幾個壓班的倒個過兒，回來外省出了道缺，就挨著你老哥輪選，這是妥當不過的事情。大約遲則三月、早則月餘，你老哥就好到任。至於謝儀的一層，不瞞你們兩位說，我兄弟平日之間也專愛的結交朋友，不是那只認得錢不認得人的物。這件事兒，一則多蒙康已翁見愛，不去找別人，卻來找我；二則我和伯華兄知己朋友，情面難卻，並不是想什麼錢。但是這件事兒不是我一個人的首尾，不得不點綴他們一下。至於我兄弟自己身上的什麼謝儀不謝儀，咱們自家兄弟竟請不必客氣就是了！」

張伯華知道劉吉甫的脾氣，便道：「多謝老哥費神，但是究竟怎樣的一個數目，還要請老哥核算一下。」劉吉甫聽了，便取過一面算盤來滴瀝搭拉的算了一陣，便對張伯華笑道：「裡裡外外的使費，一古腦兒要三萬五千銀子，這還是看你老哥分上，別人拿了五萬銀子，我還不見得答應他呢！」康觀察聽了劉吉甫的話兒，心上吃了一驚，暗想：「自己通共帶了三萬銀子，家裡頭的錢所存不多，如今他一開口就要三萬五千銀子！」心上有些躊躇不決起來，一時答應不出，只看著張伯華的臉，和他使個眼色。正是：

衣冠掃地，侍中之貂尾何多；犬馬登堂，灶下之羊頭如許。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交代。